看得真切的幸福

沈坤彧

“每个人老了都会得,逃不掉的。”见我正盯着墙上的白内障科普海报,眼科医院的马医生凑到我耳边说。声音扁平、淡然,有一种来自权威的不容置疑。

我不禁腿一软,仿佛听到了一阵来自三四十年后的召唤。另一旁的老妈抓牢我,“黝乱走啊,我看不见了呀!”

一个多月前,家中二老和他们的伙伴结束桂林游回到上海,一时间仍沉浸在对甲天下的山水景致兴致勃勃的回忆和咂摸里。微信电话声此起彼伏,美照和短视频蜂拥而至。忽然某个没有预兆的早上,正在吃饭的我只听老妈一阵惊呼,“我一只眼睛看过来,依整个人都黑了呀!”

尽管近年来一直遭受白内障的困扰,但这片黑影还是让她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一天后,眼科医院的诊断证实了她的预感:左眼白内障,右眼白内障加黄斑病变。治疗方案如下:先接受左眼晶状体摘除更换人工晶体的手术;一星期后再进行另一只眼睛相同的手术,外加对黄斑病变进行注射治疗。

和综合医院里人们行色匆匆在付费处和不同诊室间穿梭的情形截然相反,你走进眼科医院的候诊大厅,就仿佛一脚踏进了一个被调至0.5倍速的世界。

那些眼睛有问题的老人一只手搀扶同伴,另一只手腾空摸索,仿佛轻抚一只隐形的蹲地拉布拉多狗头。无论男女都稍稍屈一些膝盖,不会站得挺直,脸上则一律是茫然中透露出一份笃定的神情。因为虽不知前头等待自己的是一道道怎样的程序,要经过几个科室的检查才能最终走进手术室,但身边有一个至亲的人陪伴,就还是满足的、安心的。他们用不太灵光的眼神打量独自前来的人,有些同情似的。

那些单吊的,多半是动完手术的第二天来拆纱布的。一只眼睛尚蒙着纱布,因此一脚深一脚浅,走得犹犹豫豫。同时内心紧张不已,期待并担心睁开眼睛的刹那。万一万一,比之前还不如怎么办?偶尔,你会惊讶地发现几个很老的老人。老得路都几乎走不了,但丝毫不能阻挠他们用新生儿般清澈的双眼欣赏世间万物的决心。

老妈排队做某项检查的时候,身边经过一把轮椅,只见上面端坐一个老太。“这么大年纪还要开啊?”她轻声嘀咕一句。陪诊的马医生立刻接过话头,“这个老太90多岁了,阿拉这里之前还有个100多岁的老太来开。大家问她为啥这把年纪还要开,她说,‘还想再搓两年小麻将呀!’”

检查做完,被护士领到病房休息,等待被召唤去手术室。眼科医院的病房也自成一种风格,这里的氛围比医院松弛,比起养老院又紧张一些。还没动手术的人叽叽喳喳向已经开完的人打听,但忐忑里又有一种自洽,因为一早得到了医生的保证,不过一场小手术而已。

老妈手术异常成功,两只眼睛视力都上了1.0。连医生都想不到竟有这么好,诊室里轰地响起一片掌声,对她表示祝贺。

“哎呀,我真的太开心了!”她对着我说,“看得清清楚楚呀,以后连近视眼镜都不用戴了……嗯?依这件衬衫我没看到过,又是几时买的?一样的花衬衫有多多少少!不知道节约,以后苦日子在后面我跟你说……”我心肝一紧,她的眼睛恢复了久违的光明,意味着我的新衣服从此往后要无处遁形了。

此后,老妈便在亲朋好友中担任起白内障手术的免费宣传大使,很快,这些结伴游桂林的朋友又开始结伴去眼科医院了。先是老爸,后面拖了一串。

手术后要戴墨镜防强光直射,于是最近两个礼拜,家里出现一个奇观。两个七旬老人,一人脸上架一副我的墨镜,吃饭、刷手机、上厕所都戴着,一派冷峻腔调,嘘头十足。而我仿佛听到了两副墨镜在彼此较劲,一副说:“看看我这金属镜腿,这工艺多么精湛啊!”“哼,谁戴我谁就像法国人!”另一副也十分骄横。

老爸去医院复查这天,正巧排到他们的朋友动手术。大家遂交流了一番心得:

“这下好了,以后出去白相看得煞清!”

“最近婺源风景嗲,可以组织组织去看红叶了!”

“等两个礼拜,等‘长脚’也开好,他约了下礼拜来开。”

“那就先‘斗地主’!”

据说,老年人是中国的幸福群体。我想,这话说得还不是顶确切。对于大部分老年人而言,他们和幸福之间其实隔着一层白翳。看不真切的幸福,怎么能算真正的幸福呢?

两本纪念册

瑞秋

近日打理书橱,在书与书的夹缝里,发现一本大学同学的留言簿。呀,原来它在这里。屈指一数,它已待了四十多年了,了不得的定力。这些年拿书放书,和书橱关系密切,竟从未触碰到它,是我忽视,还是它深藏不露?五年前为校庆写回忆文,想起了它,又推定它在早年的搬家中丢失,断了念想。久别重逢,我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幻觉和欣喜中,随它走进了时光隧道,穿越回大学时代。我看见一张张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想象的脸。诗人、作家吴同学,当年作诗留言:“请相信黝黑的处女地,插上拐棍,就能托起一片安详的绿云。”初读时青丝,再读时已生白发。

同学留言簿,原是丝绸封面的笔记本,四十五年前离开农场时,农友小李送的,她用毛笔,在扉页上写了首《长征路上求深造》的诗,把它定格在了那个年代。我郑重其事地收藏它至大学毕业,拿出来让同学留言。

同学留言簿里,除了诗和短文,还有画。俞同学用设计母校校徽之手,勾勒出校园一景——韬奋钟楼。它矗立在中西合璧的群楼之上,散发着前圣约翰大学时期的某种气质。钟楼在那个高度,俯瞰过我们,晨跑,晨读,熙熙攘攘,屡屡行行。它把尽收眼底的一切,浓缩在时钟的刻度里。时针绕着刻度周而复始,转了一圈又一圈。四年的光阴随风而去,而韬奋钟楼在校园里,在我的留言簿里,站成了永恒。留言簿里还有一种美,是留言同学的钢笔字,如美女云集,千姿百态。有的规整,有的圆润,有的拐弯抹角得赏心悦目,有的随心所欲到无懈可击。以前的人爱练字,字撑起了人的门面,贴上了学问的标签。如今敲键盘的速度,碾压了练字的耗时。我一边遗憾当年一些流行字体的渐行渐远,一边欣慰它们还留在我的留言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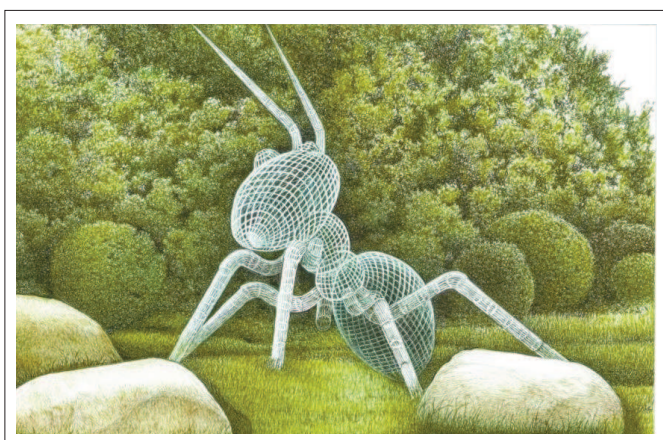
我后来又有一本职场纪念册,和同学留言簿合成姐妹篇。它是四年前单位为我退休做的。为了不让我这个超龄员工感受离场时的冷落,一本小册子在秘密中编辑而成。而我本不期待有什么仪式感,打算学电视剧中的角色,把办公室里的私人家当,装入纸箱,然后搬着纸箱转身。计划正要实施,被拽进了欢送会现场。进门才知道,欢送的规格,因大屏幕上滚动电子版的纪念册而大大提升。我参加过一些活动的照片,配音旁白,还有想和我说说心里话的上司和同仁,一一展示。低调内敛和高调张扬碰撞,别开生面。

纸质的职场纪念册,封面是幅水彩画,淡雅而水灵,以至于不敢多抚摸,生怕摸花了图案。据说这是公司为员工做的第一本纪念册,我想到了“首创”“首列”“首肯”,但不敢肆意膨胀。

职场纪念册以“叹岁月之须臾,忆往昔同行路”开篇,感叹人生的相逢又告别,归帆又离岸。此前自我感觉和“夕阳,黄昏,桑榆,为霞”等词组有距离,一场告别会走近了它们。我对开启向往已久的悠闲生活模式,既兴奋又忐忑,渐渐地寻找到了另类的诗和远方,夕阳余晖,也美得令人陶醉。纪念册封底下方的设计,花了小心思,印了二维码,让我想老东家时,回去看看,读一读它的新故事,听一听它的好消息。

我为何为两本纪念册絮絮叨叨?一位明星作家分享过心得: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记忆,活二十岁和八十岁,没有区别。除了大脑,我们的记忆需要借助载体。我父亲故世后,我们舍不得清理掉的物品之一,就是他的书法装订本。他年轻时在撒图纸上练书法,把得意的一张张,装订成册。我牙牙学语时识的字、背的古诗,都是他边练字边教的。如《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睹物思人,思的是记忆中的人和事。我虽不指望后辈,在我老去后收藏我的纪念册,但希望纪念册能陪伴我走在老去的路上。白发苍苍时,掬水月在手,照见年轻时的梦想,中年时的充实,那是件很美的事。

边看边聊



赞蚂蚁的啃骨头精神

(彩色钢笔画) 陆锡民

笑点

安谅

这个脱口秀小剧场,位于市中心新商业中心的顶楼。起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名字,叫馄饨饺子。寒冬的周末,明人发起,Z兄、J兄响应,同去观看。三人从城市的三个方向,汇聚到剧场。

剧场实小,七八排木椅,撑足了也不过近百个人。三人进场时,座位只坐了一半,多半是年轻人。室内幽暗,唯前面不足五尺长、三尺宽的演出台灯光聚焦,一张高脚椅猩红皮套上的纹理,似乎都能瞥得一清二楚。

主持人是一个光头男子,脸上的肉疙瘩显露着,他有点含着舌头说话,自称是东北狼,但直言花拳绣腿的,斗不过西北的小绵羊。他一出门,父母亲就开始牵挂他了。说他在南方都市混得不好,还常向父母亲伸手,让他们汇点钱给自己。父母亲很吃惊,还以为我执意来南方,应该胸有毛竹(他的原话),怎么还伸手要钱呢。说完,他自己咧嘴哈哈笑了,席中有几位观众,也被他逗笑了。

随后,他又讲了自己单身的经历,说是谈了三位女友,都以告吹而结束。他正努力寻找第四位呢!不知自己多肉,却绝不带刺的品种,是不是有女孩会悄悄喜欢。他不断调侃自己。他介绍上台的第二个演员,矮小又丑陋。一上场,就把自己放在献丑的定位上,说偷吃过牛奶想长高,刚趴在牛身上,就被牛一脚踩脸上了。人没长高,高鼻梁踩成塌鼻梁了,长成这副半夜鬼见了都怕的模样了。他说他自小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篮球,打篮球会利于人长高,可他老被比他高一大截的同学按着脑袋投篮,几年下来,他不仅没长高,脑袋还掉了不少头发。他接着开涮自己,说了好几个段子。座中年轻人大半跟着大笑。J兄脸不改色,一点没乐。Z兄倒是哈哈地笑着,笑得与年轻人一样欢。他也确实是他们三友中最年轻的一位。明人笑过几次,只是咧着嘴,没笑出声。第三位上场的演员,长得一副迂腐样,他冷面滑稽似的,围绕着自己是一位脱口秀演员,手无缚鸡之力,却能常逗得老婆开心,老婆把他当宠物养着,将他呼来唤去的,闹出了许多笑话。他连说了几个,观众哄堂大笑,Z君和他们相似,明人似笑非笑,J君仍是一脸严肃相。再过一会儿,J君走开了。明人估计他坐不住,到外找地方抽烟去了。

演出结束了。他们三人去点心店小吃。边吃,边议论起这场脱口秀。J君摇头说不灵,真没一点好笑的,所以干脆出去抽烟了。Z君咀嚼着一只生煎,连说,还是挺搞笑的。两人刚争辩了两句。明人说,我看我们仨的笑点都不在一个线上。J君抓着这句话就说:“这我赞成,他们笑点太低了,包括你,Z君。”

Z君将一只生煎吞咽进喉咙,说:“你们说,刚才最想让我们快乐的人是谁?”明人和J君还没醒悟,Z君自己回答了:“是这些演员,他们之所以揭自己的丑,是为了我们今晚痛快地笑,他们是好心好意。”

“那我就是笑不起来啊,我不笑,他们怎么不到我胳肢窝,来挠痒痒呢?”说着,J君自己也笑了。

明人笑说:“笑点是有高低,不过,与人的松弛程度也有关。我看,我们仨中,Z君最放松,年轻教师,又寒假在家;J君工作上的事还挺闹心的吧?至于我退二线了,算是介于你们两者之间吧?”

J君说:“你这说法,有点靠谱。我刚才看演出,两个演员让我想到了公司里两个年轻人,走神了。”他说着,夹起一只饺子,放进了开水杯里。

Z君大叫:“哎,哎,你怎么回事?把饺子当馄饨了?”

J君醒了过来:“哎呀,又走神了,我还以为这是醋碗呢!”

明人说:“你这也像是饺子馄饨脱口秀了,还走火入魔了!”

这回,三人都笑了。

雪落江南古镇

周建梁

小时候盼望下雪,是因为下雪了很快就要过年,如今盼望着下雪,专程去江南古镇看雪,是慰藉一下心中那缕浓浓的乡愁和情怀。

江南古镇的雪,不像北方的雪那样厚重、壮观和威武,而是小家碧玉般,含蓄婉约,不紧不慢地拨人心弦。宋代诗人韩元吉在《菩萨蛮》中写道:“江南雪里花如玉,风流越样新装束。恰恰缕金裳,浓熏百和香。”你看:一片片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灰墙黛瓦上,划出一条条美妙的轮廓,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墨画;一片片雪花扑扑簌簌地落在河畔的红灯笼上,宛如一首首唐诗宋词,映射出厚重的历史记忆;一片片雪花,飘飘洒洒地落在了河面上,升腾起一阵阵雾气,一艘乌篷小船从小桥下缓缓而过;一片片雪花,缠缠绵绵地落在了树枝上,好似一簇簇含苞待放的杭白菊;一片片雪花,当然也轻轻悠悠地落在我的眉梢,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的心湖。

江南古镇,只要一落雪,便成了诗。

七夕会

海鲜臭豆腐

赵海银

臭豆腐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而绍兴臭豆腐更是名闻天下,喜欢吃的人不少。我因是上海出生的绍兴人,也特别喜欢吃臭豆腐。近20年来,每逢出差旅游或探亲访友去绍兴,每餐必点臭豆腐。对我来说,即使天天吃也不会厌。但是,无论在绍兴还是上海,总感觉臭豆腐菜肴的品种太单调,除了油炸,就是清蒸,而且一般家庭连这两个菜都很少做。

臭豆腐拿来油炸,“闻臭吃香,外焦微脆”,吃一口,让人欲罢不能。虽说如此,毕竟比较单调,于是我寻思把臭豆腐当作菜肴,花式品种可以多一点,应该可以在油炸、清蒸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开发出新的、闻臭、吃香、上档次的菜。

有一次去朋友家吃饭,终于发现了一例臭豆腐创新菜——主人为我们准备的一桌菜里,有个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想象不到的菜——它用虾仁、蛏子和臭豆腐放在一起烧,其中,臭豆腐是油炸过的。

看到海鲜臭豆腐这个菜,我心里一阵惊喜,赶紧用公勺舀出带汤水的臭豆腐海鲜放在自己的小饭碗里,顿时夹杂海鲜的臭香扑鼻而来,啜一口臭豆腐,软绵绵的,带着海鲜味的臭;吃虾仁、蛏子,臭烘烘的,虾鲜味十足;喝汤,咸臭鲜美无比。这个菜好就好在臭豆腐的咸臭嫩鲜与虾蛏的甜香奇妙结合,浓香美味,独特鲜明,绝无仅有。

评价一道菜好不好,能不能推广流行,为百姓所接受,除色香味外,还要看烹饪方法是否便捷。海鲜臭豆腐的香和味,无须多说。这菜的色呢?臭豆腐油炸后金灿灿的;虾仁蛏子呈浅红白色的;还有绿色的毛豆子、小葱和红辣椒丝,黄白红绿,漂亮极了,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彩画,令人赏心悦目。

其操作比较简单:将臭豆腐稍作冲洗,切成2块或2片,下油锅炸至金黄色取出备用;海鲜虾仁蛏子肉用葱姜爆炒一下;毛豆子放少许盐水煮至熟为止。然后,臭豆腐、海鲜和毛豆子一起倒入锅内,加适量蚝油、生抽、胡椒粉、盐和水;有肉骨汤的话,放一点;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煨3—4分钟收汁;最后再放几根切成丝的红辣椒和一些葱花;出锅盛盘,一道色香味俱佳的海鲜臭豆腐即呈现在眼前。

当然,海鲜臭豆腐里还可以放其他海鲜如墨鱼、蛤蜊等。

臭豆腐营养价值很高,而海鲜虾蛏的营养价值则更高更丰富。

平日里,家里一日三餐,想过好小日子的上海人在买汰烧上都会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尤其在吃什么买什么上会稍微想一想、动动脑筋,因为还要讲究菜的营养,考虑菜的味道和价钿等。海鲜臭豆腐,既有营养,又好吃,还经济实惠,似可与安徽名菜臭鳜鱼媲美。

美食